

在棉花的四个品种中,海岛棉顾名思义就是分布在岛屿上的棉花,原产于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因其纤维细长,在商业推广上被称为长绒棉。有一种半野生状态的海岛棉,就是海南岛内常见的木棉。每年春天,赏木棉已成为海南特色旅游活动。

棉花特色称谓多

棉花并非我国原产。随着棉花引入中国,其名称也随之多样化。我国古籍中的“白晝”“吉贝”“梧桐木”“古终藤”等词汇多是西亚、南亚等地棉花名称的音译或转音。后来,我国才创造了“棉”字,作为棉花的称谓。

“吉贝”“织贝”“劫贝”,都是我国古书中常见的棉花称谓。直到现代,很多南方地区仍将棉花称为“吉贝”。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原所长汪若海曾撰文回忆,他1959年在海南进行棉花南繁时,当地一些百姓仍称棉花为“吉贝”;2002年,团队人员在云南、广西等地考察棉花资源时,一些偏远地区的百姓亦称棉花为“贝”“吉贝”。

海南老百姓很早就开始对棉花进行利用。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项显林团队曾在1980年对海南棉属资源进行考察,实地收集了78份材料,除了“吉贝”外,陆地棉还被当地群众叫作贝棚、贝太银;海岛棉被当地百姓称为贝候龙、贝太羊或贝候羊;亚洲棉则被冠以贝吉或贝嘎的名字。

功比桑麻更异哉

“吉贝传从海上来,性尤温暖易栽培。富穷贵贱皆资赖,功比桑麻更异哉。”这是丘潜《在吉贝》一诗中对海南棉纺织业的概述。随着棉花的引入和植棉技术的不断提高,海南的棉纺织业快速发展。

唐代,《北户录》等古籍记载:“琼州出五色藤,合子书囊之类,花多织走兽飞禽,细于锦绉”,琼岛“男着木笠,女着布絮”。

宋代,海南的棉纺织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方輿胜览》称之为“以织贝为业”。民族史学家吴永章曾撰文指出,从《桂海虞衡志》等书籍相关记载可知,当时,海南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工艺品已达到颇高水平,产品种类繁多,主要有用棉织成的“黎布”“黎毯”,取内陆所产色丝加棉纱织成的“黎幕”,用青红色丝间棉纱制成的卧单“黎单”。此外,还有五彩纹图并联幅为幕者称“黎饰”,五色短块装饰品“鞍褙”“花被”“缬布”等。

从元代开始,海南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开始传入内陆,棉纺织品以其“茸密轻暖”的特点行销我国北部地区。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南村辍耕录》记载的黄道婆在琼学艺后“衣被天下”的故事。

“海南是我国植棉最早的地区之一,在海南学艺的黄道婆是做出巨大贡献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海南适合开展棉花南繁工作。”刘记说,1959年,科研人员开始在海南开展棉花南繁工作,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国家研生棉种质资源圃(三亚)活体保存了39个棉种和150多个种间杂种,保存资源棉种数和杂种数均居世界第一,有力推动我国棉花产业的发展。

三亚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里的棉花。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微纪录片《黄道婆》视频截图。

粮安天下,棉促文明。全球有60多个植棉国,古今中外为人们栽培利用的棉花,基本上只有非洲棉、亚洲棉、陆地棉和海岛棉四个品种。海南并非棉花原产地,却在世界棉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迹。

“布业始祖”黄道婆在崖州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创新传承“衣被天下”;海岛蓬蓬棉成为拓宽陆地棉遗传基础的重要种质资源;国家种质三亚野生棉圃里的棉花“基因密码”……千百年来,海南棉路灿烂绽放。

海南植棉历史悠久

提到棉花,亚洲棉是当之无愧的明星品种,中国是亚洲棉的次生起源中心。

亚洲棉是何时传入中国的?“现在可以基本明确,公元前500年—前1000年,亚洲棉向东传播,通过海上和陆上通道传入海南、云南等地,此后逐渐拓展北移,成为传入我国时间最久、种植区域广阔、延续时间最长的棉花品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副院长刘记表示。

在国家种质三亚野生棉圃里,有一类棉花品种其貌不扬却格外有特色,其株高1.2米—1.4米,乳黄色的花朵四季开放,小小的棉铃结出短短的棉花纤维。

这类棉花是陆地棉的一个半野生种,被种业科学家亲切地称为“蓬蓬棉”,它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三亚、东方、儋州等地。

“2015年,我发现三沙市永兴岛上有若干成片的蓬蓬棉群体,抗旱、耐瘠、抗倒伏、抗虫,一年四季开花结铃,是当地百姓常说的‘四季棉’。”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杜雄明说,蓬蓬棉是一种相对古老的陆地棉半野生棉,可能是在数百年前地理大发现时代随全球贸易商船或洋流运动传入我国境内的。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媛艳

琼岛棉路

纪念邮票中的黄道婆形象。



所以记下这一重大事件。

轧轧机杼声 琼沪两地缘

江南地区的历史记载,都指向海南已经存在棉纺织技术这一事实。棉纺织技术是一项原创技术,很多都是从零到一的发明,例如棉花脱籽技术、棉花弹松技术、脚踏纺线技术等。

海南固有土产木棉,纤维更短,海岛先民很早就掌握了相关纺织技术。我国史籍《尚书·禹贡》记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有学者认为,这是指海南岛原始的棉纺织技术,“织贝”多是棉织或者相关织品。

《后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海南出产“广幅布”作为贡品。宋代时期,海南岛棉纺织技术领先全国。所谓白叠布、棋盘布等,不仅是生活用品,更是纺织艺术品。这就是黄道婆面对的海南纺织文化背景。黄道婆如饥似渴地学习,海南人民无私教授技艺,这种精神比技艺更为珍贵。黄道婆回到故里,也无私地将纺织技术传授给乡亲们。她在海南学到的,不仅是技术,还有无私的境界。

海南同胞的原创纺织技术,有些看上去较为简单,但是创造精神十分可贵。如果没有海南岛的单锭脚踏纺车,就没有黄道婆的三锭脚踏纺车。捍弹纺织四大技术,都是在海南纺织技术上的改进创新。

依据陶宗仪所说,元代上海地区,人们生活艰难,必须寻求有效生计。上海地区具有技术改革的迫切需求。长三角地区腹地辽阔,市场广大。明代统治者也发现了棉纺织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棉花种植,这就有了棉纺织品“衣被天下”的盛况。“轧轧机杼声,催生上海城”,上海地区因为棉花种植与棉纺织技术而“逆天改命”,社会因此发生重大变革。

2022年6月28日,“锦绣世界——2022年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织绣印染技艺精品展”在海口开展,华东师范大学代表将刻有黄道婆图像的脚踏三锭纺车带到海口,引发热议。

今天,琼沪两地共同开辟的棉纺织之路越走越宽。琼沪两地共同传承黄道婆技术创新与大爱无疆精神,编织出一条跨越山海的棉纺技术传播之路,闪耀着文明互鉴的光芒。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绵,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计。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巫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宋元时期,中国大陆地区也种植棉花,但是缺乏棉纺织技术,制约了棉花的种植与棉纺织品的生产规模。

和麻、丝不同,棉花的棉纤维较短,其中还有棉籽,当时将棉籽分离出来很困难。没有相关技术、特定工具,就算将棉花种出来了,也无法形成产品。古代江南和上海地区将棉籽分离的方法是手剥,十分困难。此外,由于棉纺织工具缺乏,基本没有办法将棉花纺织成布。

关于黄道婆是如何去海南的,以上两位元代学人都没有明确记载,一说是少沦落崖州,一说是自崖州来。

近年来,上海地区又发现一份新的史料:明代董宜阳的《松郡杂记》,其中记载:“黄道婆,上海龙华里人。从夫戍海南。彼地种木棉,制度纺织为布,间有花样者。道婆习效其方。遇赦,亡亡。附海舟归,居故里。里人种木棉,不得其方,无成布。道婆一如法教之。里人感之。后亡,立庙焉。岁久庙废,近年复立于西北,以存其祀。”

董宜阳是明代上海地区的诗人、乡贤,著述众多,是最早叙述黄道婆为何到海南的学者,“从夫戍海南”,应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记载,或为历史的真实情形,或为一种传说,但都是五百年前的叙事了。

以上关于黄道婆记载的三份重要历史资料,为何都出自上海呢?首先是当时的上海偏于东南一隅。在元明易代时期,记录者作为遗民,一般都不在新王朝就仕为官。上海这样的非政治中心,就成为他们半隐居的自由写作之地。这里聚集了很多文人,拥有书写重大事件与日常生活的作者队伍。同时,他们都是黄道婆棉纺织技术的受害者,感受到老百姓对于黄道婆的崇拜之情,看到其祠庙不断兴建,

织线一根连沪琼

从上海到海南的海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唐宋时期,上海地区的青龙港中外贸易十分繁荣。宋人应熙的《青龙赋》说青龙镇:“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富东南之物。”这说明早在宋代时,沪琼海路是通达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两地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近年有学者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是双向的。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对应,还有一条棉纺织之路在交互行进中。丝绸之路与棉纺织之路双向奔赴,前者主要是中国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对外交流,后者是外来文化向中华大地传播。

棉花不是中国原产,南亚、美洲等才是棉花原产地。秦汉时期,南亚棉花开始传入中国,逐渐在边地与内地种植。但是千余年间,棉花与棉纺织技术在中国传播有限。元朝时,随着琼沪两地交流一大关键人物——黄道婆的出现,棉纺织技术才在中国发生突破性改变,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发展才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琼沪两地于是成为全球棉纺织之路的关键节点,黄道婆是棉纺织技术突破性发展的枢纽人物。

元代有两部重要文献记载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一是诗人王逢的《梧溪集》,一是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均为有关黄道婆历史的珍贵史料。王逢略长于陶宗仪,所记载的黄道婆文獻早一些。王逢着眼于歌颂黄道婆的影响力,陶宗仪则描述其推广棉纺织技术的贡献。

王逢在《黄道婆祠并序》中如是说:“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同‘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

以上这段史料的价值,在于将松江乌泥泾与海南崖州两大棉纺织地域揭示出来,并将黄道婆在棉纺织技术推广中的枢纽作用、回到上海的海舶工具都讲清楚了。黄道婆回来后,一开始是纺棉、织崖州被,后来更名乌泾被,这种品牌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两地关系。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这样说:“闽广多种木

编者的话

日前,海南日报携手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全网推出微纪录片《黄道婆》,该片运用纪实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方法,讲述我国著名棉纺织专家和技术改革家黄道婆的故事。宋末元初,黄道婆如何来到海南,在海岛上学习纺织技艺?多年后,她又如何返回上海,推动我国棉纺织变革,书写“衣被天下”的传奇故事?本期《海南周刊》对此进行关注。

棉纺传奇 衣被天下

■ 田兆元



黄道婆

文化中国行



黄道婆塑像。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